



本报首席记者  
鲍亚飞



最难懂的话  
藏着最深的情  
淳安话懂得越多  
越可能  
在千岛湖  
遇见缘分

扫一扫  
挑战淳安方言  
你能听懂几句

# 淳

# 36

上一个章回说的是外部因素对淳安方言的贡献——因为历史上严州地区相对比较安定,所以每逢战乱灾荒就会有大量外地人流入本区,使得当地的语言加入了更多的“外语”成分。但实际上,淳安方言也持续影响了其他语种好多年。以新安江水库为例,30万移民从一个狭小的山谷里外迁,涌向本县高山,外县比如金华、衢州,外省比如江西。

很难说这些外出的人的语言在六十年里没有发生变化,但有一个事实可以确定:即使是迁至江西宜黄县,这些人依然在家族内部使用古老的淳安方言。

方言,变成了一个符号、情结,烙刻在这一代人的骨子里,一旦有机会回到千岛湖,他们就会仔细听辨哪一个人、哪一种口音、哪一条溪源,就像等待了太久的一个岁月齿轮,只有每一环都相扣才是本乡本源人。

没有实际的字,也没有统一的调,通过三次甚至四次的语调高低转折,有些意思就被清楚地表达了——这才是淳安方言中的最高超武功。

钱江晚报试图找一个能讲所有淳安方言的土专家,县里推荐、熟人介绍、街坊打听,历时半月,无果——这个人,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。

## 三

淳安方言如此之难,但却让人兴趣浓酽。

特意摘抄了几个有意思的遂安方言中的词句让你品一品,体会下它到底是多种工业酒精的无章勾兑,还是茅台酱香的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——

站:克  
你:子  
台阶:踏步  
厕所:登司  
什么:它啦  
怎么:憨艳  
我不知道:ABCD

再不细致的人也会发现,列举的这些方言字句几乎和普通话没有任何关系,无论是发音还是表面意思。难怪有一句话这样说——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淳安人讲官话。

这里的官话,即土话与普通话的结合,有人调侃说这是淳普话或遂普话。

## 四

有两个疑问放在这里——

第一个:这么难懂的话,可以学会吗?

第二个:物竞天择,此种方言是不是没有传播的生命力?淳安老乡余书旗曾讲过一个故事,说的是方言“一字师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的一位好友在浪川公社工作,某天下班后想到供销社喝一点“柜台酒”。这个人只说了一句“店家,有酒吗?”,问题便来了。

好友住遂安十二都,方言“酒”、“纸”同音,酒念“纸”,纸还念“纸”;浪川方言“纸”仍旧念“纸”,而“酒”则念“几”。

买酒人:“店家,有黄酒(念‘黄纸’)吗?”

店家:“黄纸没有。”

买酒人:“白酒(念‘白纸’)呢?”

店家:“白纸有,要多少?”说完拿了一刀白纸出来。

买酒人以为店家是要把手头的活干完再打酒,便说:“买二两。”

店家懵了:“二两白纸?这纸论张卖,一角钱一张!”

半晌后店家才知道是闹了一场误会,忙说:“黄几(酒)没有,白纸有,打二两?”说完两人对笑。

故事里的十二都和浪川(十五都)开车只要10分钟,同为本乡尚闹出笑话,更不用说外人初学。

至于淳安方言的生命力,来看看下面这则故事。

从唐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遂安县城迁至狮城后,“荣言狮城,通行邑内,乃地方官话”。当时,士大夫、商贾、农夫皆说狮城话,交流、贸易、行商、官司,出州入县,通行无阻,“州府之治、商贩之论、官衙之讼皆言遂语,此真兴盛也”。

这种遂语的兴盛一直保持到了新安江水库形成,历经1300年。即使到了现在,老一辈的村民说某人祖上的荣光,总会先起一句“他,是会讲城里话的”。也就这一句,听到的人就知道故事主人公的身份曾经显赫。

## 五

浩浩荡荡1800年淳安,淳安方言或许是远古普通话的遗子,遗落的珠子故而随处都是。

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,内有两句台词。第一句是说“白骨精摇身一变‘果然好样范’”;第二句是白骨精被孙悟空一棒打下去喊“实在难搪”。

淳安汪宅人夸奖人长得美、长得帅,就是说“那个人好样范”;遂安方言中说吃不消,就说“难搪”。

还有古汉语中称第三人称为“其”,和淳安里商方言的“其”一致;古汉语中的第二人称“卿”,和淳安左口的“卿”一致;还有淳安白马一代称呼“你”为“子”——这,不正是古汉语中的尊称、敬称吗?

遗珠如星罗棋布,这些发生在淳安方言和古汉语之间的联系,让人吃惊——或许,淳安方言就是古汉语的活化石,通过它就能窥见纹理、发现脉络、统体外形——只要有一些人愿意静下来、走遍去,记下来、破开去,那么,我们就可能会探究到藏匿在淳安方言内部的破解古代汉语的密码。

台阶:踏步  
厕所:登司  
你:子  
怎么:憨艳  
什么:它啦

我不知道:ABCD

站:克

说到淳安话,确实需要用齿轮打个比方。

如果按当地语言专家王兢的划分,淳安方言可分为遂安、威坪、青溪三大种。这三种方言各自为系,没有一丝相像的地方,就像手表、自行车、汽车的传动齿轮,彼此之间无一齿啮合。

单独拿遂安方言来说,这里面可粗分为大市、汾口、姜家等多种——三种话之间的齿轮相合度约为60%;如果再取姜家话为样本,又有浪川、郭村、玉泉、姜家话——这些话之间的相合度大概超过80%。当然,还可以细分,细分到某一个山谷某一条溪流——淳安方言各自为阵又彼此联络,一条源头溪流就是一种方言——细分,到后来就只是啮合度的高低。

千万别认为两种方言高度相似就可能彼此混淆,全然不是——某一部分字词,他们绝对不会通用——越是细微的差别越能说明各自方言的纯度极高:浪川话里说“小孩”为“忒谢”,郭村说“勒夜”,玉泉说“些噶”,姜家则说“斜非嗟”。

## 二

第1次听淳安方言,十个人有九个人会觉得是在听“鸟语”;第100次听,依然有九个人觉得“茫不知悉”。因为这里的方言实在太多、语调太杂。

有数据说,淳安县域有大小源头溪流近110条,勾连了23个乡镇中的18个,全县绝大部分人沿源居住。村庄自古靠溪,溪边有路,路通各村,所以在这个以溪流为中线的山谷里就会形成一门特殊的方言——按这个计算,淳安大概有方言110种——事实上也正是这样,如果能横向穿越各条山谷,你会发现这里“村村不同话,道道不同音”。

先来说一个字:以“蹲”字为例,遂安、威坪、青溪三种说法不同,具体到遂安又有“灯”、“支”、“机”三种讲法,其中又各有4种音调,也就是说这个字在淳安可能有36种表达法!

淳安方言难不难懂?你现在知道了。

问题是,淳安方言的难还不只是这些!

普通话里有多音字,淳安方言也有。但淳安方言中还有“同意不同字”,还有“同字不同意”,甚至还有“同音同字不同转不同意”!

如果你有点晕,那我就再举一个字:“嗯”。如果语气很轻,它的意思是“可以”;说得重且音调上扬,它的意思是“什么”;如果把前两种音调用到一起并转音三次,它的意思是“不要”。